

衛 生 要 品
 亞林防臭水
 驅蟲殺蚊盤香
 清心良丹
 五洲大藥房發行
 五洲大藥房發行
 五洲大藥房發行

福爾摩斯西菜社

請示監察之懷疑

(英啓)

監察院因其案情重大，須俟向蔣主席請示後，始行提出，蒙竊爲之感焉。總理主張五權憲法，所謂五權，即行政司法監察考試是也。五權各置一獨立、平等獨立，外國政治制度，雖無獨立之監察院，然司法官嚴、絕對獨立、任何人均受外國法制制裁，如前此美國御任內務總長受賄、經法院判處徒刑、初未嘗請示總統，與我國之監察制度，相去不過一彈刻之先，亟向蔣主席請示、無庸監察獨立之精神，已自慙無餘、大半總理五權原則，苟請示後，蔣主席認爲可中止者，監察院亦即遵命中止。抑，抑抑初事在必行，僅多出這一重請示，無論如何，終必提出，則又何須乎請示，並試問請示亦原爲監察法所規定否，蔣主席尙兼行政院長，如監察院將對行政院所請權甚大、亦須請示乎，實則監察院職權甚大、任何官吏均可彈劾，國府主席有過、亦未始不能行監察院職權也，凡事貴乎實際，制度僅爲形式，美國法庭對總長判處徒刑，即已盡監察之事，我國雖有獨立之監

從前的法庭上，只見到威武和戰慄，法官是一臉的濃霜，風雲叱咤，到案受質者無論其爲民事或刑事，都是一臉的怯懼之色，空氣非常緊張，現在的法庭卻不然了，法官的脸上，固不至滿堂濃霜，雖然也有幾位法官似包圍圈，但非全是都是尊不出一絲笑容的。律師們辯護，都是自由自在，甚至當庭說輕薄話，如前日某律師經法官指定爲某人辯護，竟說着對方（是一個年輕女子）這般美麗，任何人都不能不受感染，即本律師今日見之，亦覺神魂飛蕩，何況某人，從前的法庭上，那

兩位律師的

兩位律師的想像語

(笑一)

樓桐蓀之家庭痛苦

(雨雨)

市黨部執委員、立法院委員，策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權桐蓀、亦首都之要紅人也。氏以籍浙江金華，其地幽僻，風氣閉塞，爲父老輩，對子弟祇知授以耕織，故授大學教育者，幾寥如晨星，權家又非富有，氏得升入大學及留法長期求學，悉賴其本一己之有毅力能堅苦也。氏涉達法政，研究經濟，著作甚富，祇商務一家刊行，已達十數種，尤以協作一書，爲經濟界所最稱譽，前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慕其才，特聘之任立法委員，新鹽法、民法法案之告成，得氏之力不少，性嗜飲，處世溫和，不願兼教，有挽其書因各機關介紹者，無不應允，去春南京江蘇省立民衆教育館，請氏蒞會演講家庭經濟問題，氏置壇後，滔滔不絕，述舊家庭之罪惡之痛苦，達兩小時之久，言至提要處，常目眦牙緊，若恨然，會後，友人晤予，棧氏時時曾盡舊家庭痛苦，故今日演講，皆現身說法也，聞在京與權同居者，乃一法國婦人，其大婦則在故鄉，已數年未見，因彼此性情水火也。

木瀆人召魂之種種

不灌姑蘇名鎮也。居民之廣衆，商業之繁盛，迥非他鎮所能及。而居民深染迷信，每遇疾病，不觀醫藥，而以石塊爲急務，故其地業醫者絕鮮。間有一二，亦不專恃以糊口者，至其召魂之種類頗夥，就予所知，一、列于后，亦可想見一斑矣。

一、灶喜 法最簡單，以病人之姓氏年齡及生辰，開列一單，歷於灶前香爐下，可燃香燭之，其意乃乞灶君按單查覓其真魂返體也。

二、床前喜 所謂床前喜者，置碗於床前，碗滿貯米上鋪小錢十枚，繞成圓形，燃安息香十支，分插錢孔，祝其香灰盤卷作蝸牛狀者，驚爲魂已召到，否則次日重行之。

忠勇幹練之盧隊長

(群雪)

古物數箱、在新加坡時曾作成續展覽、至新加坡乃爲一期路線之終點、故回申結束一切云、(落花投)

昨法庭又開審一養女被人誘匿案、一方面的律師說、被誘者並非養女乃是婢女、但看她的名字、喚做

自從發現了「幸福連索」以來、報主義者正在積極準備侵略我中華民

章登載、不旋踵而走萬里、被道和幽、國難已至、圖生存、須大家

迷信誘惑而沉迷的人、當卜在少數服下抵抗的不合作主義、永遠不

羅致任以副隊長之職、深

資贊助焉、嗣喬氏因病逝

世、歐同此職者其衆、正

當局則毅然令盧君擢升、而

賴盧君嚴厲監視之力也、

年餘、華界得地方安謐

匪徒絕迹、不若租界之

迭出綁架、日有搶劫、恐

○又一連索之發現

(英佩)

又一連索之發現

(英佩)

比較前者稍有意思，那措詞是這樣的、「熱血的同胞、現在日本帝國

胞們接此連索、須下決心抄寫切實

履行、並在二十四小時內抄寫切實

寄給你自己的朋友、此連索必須

傳、如不傳寄、就是甘心作亡國奴、並帶向上帝認罪、求上帝赦免亡國

事人不永水日舊新
同做本替遠、本給東不永貨

杏仁燒

送禮宴會

王酒

口宜海一勺

(續)

(秋堯)

選手阿美處求婚。陳開門拒之，不得已至沈妾處，沈亦以閉門羹相訕。幸、德慈、趙高處，高伴言虛病，不能納，乃至何妾處，何亦託詞拒載，偶值首大爹曰：爾等竟阻盟罷工耶？與老夫何難。真卿以卵擊石矣，遂再主婢妾處叩門，妾作讓語謂之曰：美等賤質，平日才僅卑庸，一盼、今天人如常，乃思及妾身耶，軍爺速去，夜已深矣，低爲周夫人伯仇，夫失人如常，乃思及妾身耶，軍爺速去，夜已深矣，言至此，匿聲不已，馮氏答曰：吾堂堂督軍，豈畏婦人乎？妾曰：耳爺既不避婦人，特長娘子軍軍，馮氏語塞，聽甚扭捏，徘徊半晌，則奔至何妾處，排闥而入，何方斜倚床邊，獨遺褲之，何大呼救命，幸戚聞聲奔至，將面巾搭倒床上，手挽脚腳，大肆戮力，馮再三苦戰，姑婦之，然而面及臂上，已紅痕斑斑矣，明日飛電周夫人回，欲置四妾死地，顧妾親力保，始得保全，相傳周夫人之暴卒方京，亦爲馮氏所燒殺，先是馮既爲代理總統，即惡周夫人之暴悍，故設計殺之，此事雖不敢必爲確實，然不毋有蛛絲馬跡可尋，姑併誌之。

(四) 袁項城津門挑白案

袁項城少時，性甚頑劣，雖其母周施楚，聖不校悔，某年隨其父省揚州張達基處，聘每食必八簋，項城頃刻間，能立盡數器，其食者皆名臣舊友，張姓某甲，即聯魁之子鼎曰：愚庭老妻也，曷設烹之，鼎曰：善，遂應飽人聯魁一簋，約三十餘頭，項城二十斤，烹飽畢，項城曰：能立噎而斃者，當以百金爲壽，項城笑曰：是區區者，豈數金一飽耶，食之不暇分鐘，飽而盡，於是向張之叔姪索金，弗與，項城曰：若二人能向子三叩首者，則免出金，鼎歸歸膝

口 狡獪殘忍之王大青

(女鋤)

海上人心鬼域而多奸，然未有如王大吉主人之殘忍狡猾者，從來所謂奸商，不過貪利忘義而已，此次海上各界人士，因憤日謀吞東北，恣殺僑商同胞，組織反日援僑委員會，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而一般短見之商人，祇目目前之利，仍多秘密販賣仇貨，百計以掩彼省耳目，此即所謂奸商是矣，然而有其極，亦不過貪利忘義，狡猾則有之，未足以資殘忍也，王大吉素號主人即不然，既狡猾而且殘忍，超過一切奸商之奸，此據不謬，社會輿論愈趨黑暗，蓋王大吉主人專以毒藥利和，藉參茸為幌子，社會不察，以為補品，華焉購之，孰意此種毒物，有以鴉片嗎啡，服之並能癮癮，一旦上鉤即不能擺脫，而身且受創傷，往住有為之青年，亦受其害，而成廢人，年來銷貨愈眾，受害愈眾，彼之獲益則愈豐，以一人貪利之故，無形中動輒無數同胞之身心，非殘忍而何，此次捕房得利於命令，往該號拘捕，並捕得西醫友，代其受過，本人則逍遙在外，另另狡猾而何，甚願捕房將本人拘案，同時更請法院盡法懲，為害何人吐氣也。

頤和園

(恨天)

第六章 雙珠

蕊珠笑道：「你也要去遊覽。」綠珠道：「是呀，我這北京來，私心就是要看看北京，怎樣的好玩，印證書本。」蕊珠道：「這個不難的，也不一定要有我的舅父在這裏。」

難道難領我去遊覽麼？恐怕你不肯罷。」蕊珠道：「我可放心好了。」綠珠道：「能得妹妹肯去的，再好沒有。」我道：「我不甚識路的緣故，並非不肯，倘你一定要遊覽，不妨生請我父親做嚮導，纔安當得多呢。」綠珠搖手道：「不必多麼忙，還有這些閒功夫，領導我們後輩遊覽，你還話巧了。」蕊珠道：「無論如何，我總可以如你的願望，你放這算不了什麼一回事。」

國客談

CHD

、上游山嶺崎嶇、道路險阻、懸崖之側、有不測之豁、常可達省、溪間礁礫林立、水從高瀉、貨物輸載、向賴舟楫、漂流損失、時有所聞、嗣雖改用汽輪、然汽輪只能乘風、破浪長於長江大海、一遇礁礫、亦失運用、是以接踵遇險者、有新寶隆新發等船、死傷動以百計、噫、商徒君、合演別館云、(琦璽)

紅粉付

(九二一

洪內衆舟船，聽得岸上，有人喚叫，忙抬頭觀看，却是兩個女子，忙答道，叫船夫的嗎，到那裏去的，二位姑娘，到姑蘇楓橋去嗎，却不成功，從這裏無錫快船，很是宏大，搖將過來，向二人端詳了一回，道，說兒笑道，這倒不妨，你倘是願去，咱們多給船錢，那便是了，船夥道是兩個女子的，知道是穩好買賣，便笑道，二位既有多賞船錢，也說不得哩，我們去掙命一拚吧，可是那船錢，却至少個三兩頭呢，說兒笑道，船錢好說，便送你個三兩，祇是立即便須開船，船夥答應之，把船靠岸，二人下了船梢，船夥即搖着舟楫，向姑蘇進發，行了半天，不覺已進了太湖，說兒舉目四望，只見水天一色，點點峯嵐，沉浸其間，宛比青螺彷彿，果然好一片風景，說兒向紅鼓女答道，姐，怪不得人家，都說山水明秀，真的不同尋常，比了咱們四川，還覺得靜雅些些，紅鼓女方欲答言，忽地聽得船聲，叫聲叫呀，一支船頭時似進似退起來，二人忙抬頭一看，只見前面，一連的有四五支浪裏擺，一選的兩快船駛來，

美物廉價
 品佳食素
 萊醬
 州揚
 首北橋新西海上
 理經房藥大堂華濟
 售代有均號貨兩各


 雙端商標
 酒中之王
杏仁燒
 即杏仁白蘭地
 送禮宴會
 無上妙品
 敬啟一試
酒王

本埠 經售永安先施祥貨部三陽冠生國天福神州新世界大中華中央酒
吧間石路萬泰源酒行張崇新醬園虹口元芳路施德豐醬園西洋旅社
市街裕興永酒行新小東門同源醬園共和新路小菜場天福南貨店及各
大酒樓醬園等均有經售

外埠 南京下關蔣復興杭州清和坊萬隆腿棧甯渡國貨展覽會江北岸振
興公司後市天福公和燕湖國貨公司九江陳順記醬園常州高泰盛青浦
和泰無錫鄧聚隆等招請本外埠經售處章信函索即寄

本埠售價 小瓶二角半 上海陸和園 出品 總發行所 美租界
小瓶二角半 上海陸和園 出品 總發行所 美租界

武俠小說

紅粉傳

(九二一)

黃南
丁著

第二十一回 雙俠女稱雄同舟共濟 三凶僧縱火兩敗俱傷

洪內衆舟船，聽得岸上，有人喚叫，忙抬頭觀看，却是兩個女子，忙答道，叫船夫的嗎，到那裏去的，兩位姑娘，到姑蘇楓橋去的，一語方畢，便有一支無錫快船，很是宏大，搖將過來，向二人端詳了一回，道，二位姑娘，這個姑蘇楓橋去，却不成功，從這裏到楓橋，必須經過太湖，太湖內的強盜，兇得緊哩，便笑道，二位既有許多賞船錢，也說不得哩，我們去掙命一掙吧，可是船錢，却至少個三兩船呢，兩位兒笑道，船錢好說，便依你個三兩，祇是立即便須開船，船夥答應之，把船靠岸，二人下了兩船，船夥即搖着舟楫，向蘇州進發，行了半天，不覺已進了太湖，竟兒舉目四望，只見水天一色，點點峯嵐，沉沉其間，宛比青螺彷彿，果然好一片風景，說兒向紅鼓女歡道，姐，怪不得人家，都說山水明秀，真的不同尋常，比了咱們四川，還覺得靜雅些些，紅鼓女方欲答言，忽地聽得船聲，叫聲嗚呀，一支船頭時似進似退起來，二人忙抬頭一看，只見前面，一連的有四五支浪裏翻，一選的兩快船駛來，